

TANGUAN
CHANHUILU

贪官 忏悔录

一本展示“双规”副市长最真实、最完整的心理自白书

褚兢☆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ANGUAN
CHANHUILU

贪官 忏悔录

一本展示“双规”副市长最真实、最完整的心理自白书

褚兢☆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贪官忏悔录 / 褚兢著. —北京:金城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155-0134-5

I. ①贪… II. ①褚…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74941 号

Copyright © 2011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贪官忏悔录

作者 褚 兢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710 毫米 × 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134-5

定 价 32.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 100013

发行部 (010)84254364

编辑部 (010)84250838

总编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信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楔子

深圳。

八月的阳光如火般热烈，宽阔的柏油路面上，蒸腾着一股气浪。一幢幢高楼上的玻璃幕墙像镜面一样，把太阳光向各个角度散射开去，使整座城市焕发出金子般灿烂的光芒。

这里曾经是超人气的人流集散地，至今仍然是现金流不息涌动的地方。一般人眼中的现金，就是花花绿绿的钞票，它们除了新旧，没有其他差别。当然，在当今这个时代，现金也可以是一张卡或者一个账号上的数字，通过卡和账号，现金的流动比以前更加迅速、快捷了。

但是，在某些人的眼中，现金是有强烈色差的。比如，“黑金”就与其他钱币有着不同的属性，当然也就有了不同色泽。黑金，有如一条河中的暗流，它们在银行里，在市场上，在各个适合金钱流通的地方行走，看上去与其他的钱币没有什么两样，但事实上，它们行走的方式和轨迹，却有着独特的模样。它们战战兢兢、畏畏缩缩，不敢正大光明，像贼一样！有经验的警察对于贼，总是有着一副犀利的目光，尽管那小偷儿打起精神，西装革履，在人丛中穿来穿去，似乎公干一族，但警察也能从他的神色和行踪中发现他潜藏的目的和鬼祟的心机；对于黑金，也有专门的监管者，他们以猎鹰般的眼睛，关注着它的蹊跷走向……

在一幢外墙上标有“中国××银行”的高大建筑物里，冷气开得很足，外面灼人的气浪被厚厚的玻璃隔开，步入其间，犹如一下从夏季进入秋天，气温的转换让人立刻感觉到身心俱爽。

营业大厅的工作柜台前，年轻的员工们身着整齐的制服，在一台台电脑



前紧张地忙碌着。键盘发出的“噼啪”声响不停地敲击着人的耳膜，听上去好似河流的波涛在“汨汨”流动。的确，在这里——在营业柜台前，在电脑屏幕里，在数据传播间，货币的河流正在以人们的肉眼看不出的形态暗自涌动。它们的流量之巨大、速度之快捷，是一般居家过日子的市民们难以想象的。这条现金（货币）流，沿着连接各台电脑的光缆踊跃前行，它的汹涌的力量，如同泛滥冲荡的春汛，几乎可以把任何企图阻拦它步履的障碍物摧垮！

这条现金流，就像真正的河流一样，它不仅有河道，也有滩涂；不仅有干流，也有支脉、河汊与港湾。汹涌的货币流在疯狂地奔走，但也有一些水流走的是与众不同的方向和道路。它们遮遮掩掩、隐隐晦晦，不想让人看清它们究竟想往何处去；它们犹抱琵琶半遮面，总是企图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与目标；它们就像小偷儿防范警察一样，就连从银行营业员的手中经过，也打着战，好像经过公共场所的金属探测仪一样！

不过，有人能认出它们来。在某些忠诚的监管人员眼中，这些钱的来历和它行走的轨迹如同一个神态诡秘的戴黑色面罩的人，立刻会引起监管人员的注意。

就是这样，有一个账户被盯上了，和它相牵连的，还有散见于其他好几座城市的多个账户，它们之间，犹如瓜和蔓一样，有着某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监管人员的记录显示，这个账户是两年前突然建立的。建立之初，它很低调，有些羞羞答答。相对于深圳这座开放性城市不少银行账户里庞大的资金流呼啸而来呼啸而去的姿态而言，它是沉默的、谨慎的，也是不怎么起眼的。它的户头里，那些金钱的数字并不引人注目，而且信奉一动不如一静的准则，很少张扬自己、显露自己。它的不甘沉寂，是在半年前开始的。那会儿，有一笔钱从内地某个城市转入它的户头，这笔突然转入的钱数额让人惊叹。很快，这笔钱又流了出去，而且一去如黄鹤，杳然再无踪迹。沉寂了两三个月，几乎是同样数额的一笔钱，从当初离去的方向又流了回来。尽管仍然是活期方式，但这次它像是回到了“家”一样，就那样一动不动地待了下来，再也不肯离去。在滚滚流淌的资金潮中，这个账户自此热闹起来，它不再低调沉默，终于展露出自己活跃的一面。

在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里,从××、××等多座内地城市,相继有多笔款项朝这里汇集,而且,它们的行动和前面那笔资金一样,到达以后,便不再离去,像听到号令统一到这里集合一样。

当账号里的数字达到一定程度以后,新的资金不再大笔涌入,这个账号成为一个相对平静的港湾,一大笔(接近8位数)的活期现款存入里面,账号又一改几个月里喧哗的局面,静寂下来。

在银行监管人员的眼里,这个现象是奇特的、不同寻常的。

在深圳这个毗邻香港、经济异常活跃的城市,货币是最不甘寂寞的资本。它们就像那些拼命想摘取鲜桃的猴子,哪里稍微有一点可图之利,就朝哪里涌去,一刻不肯休息。而这个账户,却一反常态,对活跃躁动的市场冷眼旁观,没有表现出丝毫兴趣。它闹中取静,市里藏身,像是一个隐蔽着自己身份的人。而它似乎对银行给予的那一点点定期利息也不感兴趣,始终以活期账户存身,从这个角度观察,它又像一个随时准备打点行装要开拔的人。

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它的真实面目是什么?它是否有什么预谋?这一连串的问号,在敏感的监管人员心中浮现,并形成一疑团重重的谜团。

于是,这个账号被重点监控起来。

生性活泼的现金流进入这个账号后,变成了一潭死水,这不符合金钱的本性。它必定有所企图才会这样!

它沉默、隐忍,掩蔽自己,这不要紧,监管人员有的是耐心,花多少时间和它周旋都没关系。这个账号,相对于滚滚如潮的现金流来说,它是潜藏水底,身处暗处;但对于银行监管人员来说,它又处于明处。那一长串数字是没法隐身的,除非化为空气。

潜伏者不可能永远潜伏,它总要出现的。果然,这一回,它要采取行动了,它的行动是——远走高飞。

账号里的钱,似乎已经集合完毕,它们被一只看不见的手调动,它们的目标是大洋彼岸的某个账号。

那个神秘的账号与内地有什么关系?它是一个正当的账号还是一个洗钱的账号?监管者向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汇报,很快得出答案:那个账号属于一个中国留学生的账号,此人去美国迄今已满三年,仍然没有回国迹象。



安全部门迅速启动工作预案,对该银行账号进行详细调查,很快弄清了账号里面每一笔钱的最初来路:不管它们汇自哪座城市的哪家银行,其来源都是同一座城市——江山省临湖市!

通过这个账号钱款的线路图,安全部门已经可以断定,它不是一个正常的账号,设立它的最初目的就是在今天把一笔数额巨大且来源可疑的钱款进行漂洗并汇出境外。这个沉默寡言、貌似低调的账号终于暴露出其本来面目,账号的主人涉嫌违反国家法律!

安全部门行动了。几位身负秘密任务的官员乘飞机飞往江山省省会,在那里向省委主要领导汇报了他们掌握的情况,随后,一支专案组在最短的时间内组成,并前往临湖市……

1

在临湖这座美丽的城市里，我比任何时候都感到孤独……

临湖市，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作为一个外地人，我对此有着准确的判断。

尽管来这座城市的时间已经不少，我的口音里也已经夹杂了不少当地的方言，但旁人一听就能听出来，我不是本地人！

是的，我不是本地人，可是我曾经对许多人这样骄傲地宣称：我是本地的主人！

临湖市的领导班子，往大了算，有好几十号人：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各有一套班子，每个班子的人数少则七八人，多则十几人，凑在一起怎么说也够上五六桌酒席的。要是往小了算，人大、政协可以忽略不计，仅算市委和市政府的头儿，两张桌子完全能够坐下。

从市委来讲，常委以上就是班子成员；从市政府来讲，必须得是副市长以上级别才能算是班子成员。

我的职务，在外面也许算不上多么了不起，但在临湖市，却是受到敬仰的，我是分管城市开发和建设的副市长，在市政府班子里面排序第三——除了市长、常务副市长，接下来就是我。上回市政府班子换届，我曾经想从排序第五的副市长一下跃升到常务副市长的，可是，费了吃奶的劲，最后却功亏一篑，只弄到排行第三！换届后，我的一帮哥们儿、朋友摆酒给我祝贺，说我有了“跳跃式发展”，我脸上堆笑容，心里却有些遗憾。我的目标是想下一步成为市里的正职，可从副职到正职，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从副市长到市长，中间至少隔着一个常务副市长的台阶。这次没弄到常务的位子，恐怕下一步的计划难



以实现,这可是一步耽搁步步耽搁的问题呀!

但我表面上不能流露自己的想法,我只能笑容可掬地接受哥们儿的祝贺。是啊,有什么不高兴的呢?从一个外地人、一个家境贫寒的农家孩子成为这座拥有 200 万人口的美丽城市的副市长,又在领导圈子里往前靠了两三位。市电视台里,隔三差五就有我的新闻,不是这里开会,就是那里视察,我在临湖可谓家喻户晓,市里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公务员,无论在什么场合见到我,都表现出一副诚惶诚恐、毕恭毕敬的模样,那些在街上值勤的交警,看见我的车驶过都要敬礼,拥有这样的地位和待遇,难道我还不知足吗?

这不是知足不知足的问题,这是人生目标和追求的问题。这个问题太严肃,话题太长,现在不便详细讲述,以后有机会我会展开来认真回顾的。

我之所以认为临湖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是因为它的地理环境。这座城市依山傍水,所谓湖光山色在这里体现得非常自然、非常协调。

临湖市的北面,是一道青绿色的蜿蜒起伏的山峦。这座山峦是江南一条著名山脉的余脉,那条著名山脉的海拔高度江南罕见,可是它这条余脉的最高海拔却仅仅 600 米。这条小小山脉的最高峰,当地人称其为聚秀岭,听这个名字就可以想见,当地人对山上的风貌是高度赞赏的。古人有一句话,叫“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聚秀岭尽管不高,却还有些名声。山上有一些前人留下的古迹,甚至有传言是仙人留下的足迹——尽管那石头上的所谓足迹其实不过是风化印迹,当地人却非要附会成仙人来过这里,这也是以往的“追星”行为吧。聚秀岭上的林木倒是青翠蓊郁,每逢春天,满岭都是野生的桃李杏树和杜鹃开出的花,烂漫成一片旖旎的景象。而秋天一来,山上的青枫树叶纷纷转红,就像市里那个酸不溜丢的诗人在市报副刊上所写的:岭上落下一片彩云。

这句诗尽管酸,你却不能不认可它还是恰到好处地表达了聚秀岭秋天的景色的。

聚秀岭虽不高,由于植被繁茂,再加上当地一年四季降雨量丰沛,山上的蓄水量却是不少。那些蓄藏在山间的水,化为许多条小溪从山上流淌下来,不约而同地朝着山下一处低洼地带汇集而去,在那里形成了一个湖泊。湖泊本来多位于大江大河之畔,像这样由山间溪水汇流而成的湖泊,大概不很多见。湖泊的出口处,是一条稍宽的河流,叫秀河。许多小溪的水流从这里形成一条

河，流向外面的平原旷野，而在古时没有公路的年代，外面的世界便凭这条河流与当地沟连交通。

这片湖泊早先叫什么，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说它叫“秀湖”，也有人说它叫“聚秀湖”，听这两个名字就可知道，这里曾经是风光旖旎、风情万种的。后来，为了打造城市名片的需要，终于给它确定下正式的名字，还是叫聚秀湖——这样可与聚秀岭统一配套起来。

这湖和聚秀岭一样，一年四季的景象也不尽相同。春天的湖水很绿很绿，绿得如同一块巨大的翡翠；夏天的水则变成蔚蓝色，蓝得晶莹透亮；秋天时水变得清澈透明，就和季节给人的感觉一样；到了冬天，湖水的颜色黯淡下来，就像一个心事重重、陷入沉思的人。

据说，临湖这座城市，当年就是在—座水运码头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依山傍湖，这样的城市在江山省还真是难找。

不过，在我眼里，临湖的美丽不仅在自然山水，更在其城市建设。

二十多年前的临湖，由于市区简陋甚至破落（这从过去留下的一些老照片可以看出来），并没有留下多少让市民值得记忆的东西。市区最宽的一条马路仅有十米宽，路两旁也只有两三层楼高的房屋，最高的建筑是位于马路中段的百货大楼，也不过四层而已。从这条主干道辐射两边的街巷，要放在今天，让人简直不敢相信它属于一座地级城市。里面的房屋建筑多为老旧的平房，甚至有仅容两人并肩而行的极细窄的老街，两旁则是传统的黑瓦片、木板墙的民居。这种民居由于年代过于久远，不仅四面漏风，而且有所欹斜。

主干道的路面，因为年久失修，一些被车辆碾压稍多的部位，水泥碎裂，卵石滚落，坑洼之处总是积着一汪水，晴朗天气又扬起尘灰。小街小巷的道路更是无法行走。

城区的绿化除了主干道边上有几棵零星树木，某些机关院子里有一方不大的草坪，其余地方一片荒凉。

夜间的照明路灯也是稀疏寥落、昏黄黯淡，偏僻处的路灯即使有过，后来也变得无法使用……

现在则完全不同了。临湖市里的高楼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那些四



星、五星级宾馆,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的办公大楼竞相以豪华的面目呈现;几条纵横交织的主干道呈方格网状把城区全新的架构勾勒出来;至少有75%的老城区已经改造完毕,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历史的木板屋全部拆迁,再也看不见它们的踪迹;每条街巷上全部安装了高亮度的水银路灯,其中有些还是太阳能供电的,灯盏的造型千姿百态,犹如花朵一般争奇斗艳;市区的绿化面积也占到了很大的比重,离国家园林化城市的标准已很接近;还有那些伫立于街头的各式城市雕塑,使整座城市增添了不少现代化的感觉。还有,近七八年时间里相继建立的体育馆、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无一不在彰显临湖的时代气息!

我说自己是本地的主人,有人能听出我话里的意思,这毫无疑问。他们当着我的面拼命夸赞我,说我能力强、水平高、有魅力、有魄力,在这座美丽的城市里,各个方面的表现都可圈可点;还说我是临湖人民的光荣与骄傲……呵呵,这是哪儿跟哪儿呀?我说了我个人的能力和魅力的事儿吗?根本没有!可他们(主要是平时交往多的哥们儿和关系密切的下属)却把这些话扯进来,好像我的意思是显摆自己。

不过,话说回来,我流露出的毫无疑问是沾沾自喜,甚至扬扬自得的情绪。地球上,但凡聪明一点的人都能听得出来,更何况这帮小兄弟平时与我过从甚密,对我的喜好了如指掌,还能不知道我说这种话的潜在心理吗?

这些人奉送给我的高帽子,我一顶一顶都欣然接受——他们说得实在不错,我秦某就是这样一个人,用小说里的话来形容,就是天资聪慧(有时我差点没说出“天纵英明”这样的词来)。

我是临湖市政府的领导人(我十分渴望在“领导人”三个字前再加上“主要”两个字,我的事业和追求不想止步于当前),当然可以说是临湖人民的骄傲。有上级领导曾给我打官腔,说我们这一级干部能走到这个工作岗位上,是人民培养的结果。嘿嘿,我觉得这种话不过是个抽象的高调,准确来说,是我给临湖人民作了太多太多的贡献,这个岗位是对我的“劳动付出”的补偿。

就说这些年临湖市的建设发展吧,我做的事情少吗?跟我同级别的干部,谁有我……哎,看看,我的思路又走偏了,不能这样去比较,即使我比那些同僚们强一百倍,这样的想法也不能冒头的!

还是说些具体的吧！

临湖新区，这片全新的城区，当年的开发计划还是我在那儿当开发区主任时提出的。宽达百米的聚秀大道，在整个江山省都不多见，已成为临湖的招牌，省里的画报、新年挂历什么的，上面要展示江山省的城市建设新貌，临湖的聚秀大道总是那些摄影记者捕捉的对象。

整个城区的建设规划，多半也是在我手中完成的。还有城区的美化、亮化，没有我秦小集，临湖市哪能有今天这个样子？！

那座五星级的聚秀湖酒店，把它的老板从深圳引到这里来投资，也是我搞定的。我提出建议，让那个老板享受招商引资的最优惠待遇，他一听我开出的条件，把正在跟其他地方签的合约撂到一边，屁颠屁颠地就跑到临湖来“投资”了——我之所以给他的投资打上引号，是因为我最清楚，他的所谓“投资”，其实差不多不用花一分钱，空手从临湖挣了一座豪华酒店，但这个话是万不可对外面说的。

还有……

不说了，不说了。我为临湖人民，当然主要是为市里历任主要领导做了那么多的事，长了那么多的脸，功劳、苦劳加起来可以抵得上一个战场上的将军了！可是我在副职这个岗位上却一待六七年，光阴飞逝，转眼年过天命，我的能力和水平，比起连续两任市长，哪里会逊于他们？可是却不如他们走运！现在这个市长——曹磊，比我才大一两岁，干正职都已经四五年了，哼！

这两天，不知怎的，我向来自信满满的情绪有些发蔫，这可是极少有过的现象。眼皮子老是跳啊跳，吃饭的时候、开会的时候，甚至讲话的时候，都是这样。昨天上午出席一个会，我在会上发表讲话，竟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哈欠。在公开场合，尤其在镜头面前，我十分注重自己的形象。我要让全市干部和群众始终对我保持一种积极亢奋、干练果敢、大气从容的正面印象，不能暴露出丝毫的不足与弱点，可昨天就是忍不住，那个哈欠就是不合时宜地出现了，让我好不尴尬。后来我想象摄像镜头摄下我打哈欠的样子：眉头紧皱，眼睛半闭，嘴巴大张，如同吸水的水牛模样！我打电话给电视台台长，让他一定要亲自督促摄像，把我的那个镜头彻底剪掉！台长说主席台上的哈欠绝对不会出现在新闻里，这点他可以拿职位保证，因为临湖电视台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

的失误。我情绪不好,当即叱骂他:你那个芝麻绿豆官的乌纱帽值几个钱?你给我担保?我看你这个台长当到头了,连手下的摄像都找不出一个称职的来!你当然不敢把我打哈欠的镜头播出去,不然我让人把你的电视台都给砸了!可要是以后你那个摄像鬼迷心窍,把录像带传播出去,给我弄个“哈欠门”出来,我的形象受影响,你的乌纱也别戴了!

我当时的口气一定非常严厉甚至刻薄,回想起来简直可用“气急败坏”四个字来形容。电视台台长易翔,这个平时像琉璃蛋一样灵光的人,在电话里足足有十秒钟吭不出气来。

朝易翔发泄了一通脾气,我的心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沉闷。我知道这不是——至少主要不是因为那个哈欠,那个哈欠其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找不出这几天心情沉闷的原因。

这种无来由的烦闷,第一次出现好像是在上次换届之后。我花了老大的劲,上省城跑了许多趟,甚至在某人提议下,连京城都去了,最后还是没把那个常务副市长的位置弄到手,市人大选举之后,我的心情黯淡了一阵,喝酒也喝不出个味道来。后来有人宽慰我,说以后还有机会,我的心情才慢慢调整过来。但是,就像感染了病毒一样,我内心的烦闷时不时会冒出头来,让自己的情绪失去控制,譬如给易翔打电话发飙就是如此。

我越来越爱听小兄弟们给我戴高帽子。我渴望在仕途上更上一层楼的焦灼以及在个人和家庭的某些问题上出现的变故和扭曲不知不觉在扩展,让我已经无法像早年那样镇定。

在临湖这座美丽的城市里,我比任何时候都感到孤独……

2

他到底念了些什么，我一点没听清，只听见了两个词，一个是我的名字：秦小集，另一个是平时耳熟能详的动词：“双规”！

今天早晨起来，我忽然觉得心情有些沮丧。

这是怎么了？

小五从深圳告诉我，那边那个账号挺好，挺安全，也挺正常。所有的钱款都已打入里面，没有任何差池。

钱必须转走，转到境外就安全了——那笔钱数额实在太大了。

我曾经为那些钱兴奋不已。我们秦家几辈子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钱——不用说没见过，就是想也没敢想过。

这些钱曾经让我激动得好些日子睡不安稳，让我觉得我秦小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清楚地记得那段时间，我的食欲和性欲大为亢进，如同股票逢牛市而大涨。妻子冯玉珍起先怀疑我在外面乱“花”，后来见我每周该缴纳的“公粮”一次不少，而她的弟弟小五也坚决地站在我这一边帮我说话，这才打消了她的疑虑。

记得小的时候，家里最缺的就是钱。在乡里中学借读那会儿，哪天手里有了几个硬币，睡觉都会感到踏实一点儿。现在，我最不缺的就是钱，可心里老想着它，有时竟会为它睡不着觉。

这一笔笔钱，有些我已经收藏了好些年，但为它而睡不着觉，却始于去年省里国土厅一个当副厅长的朋友出事。

那家伙跟我关系挺铁，在为人处事方面我挺佩服他的。豪爽、大气、敢说

敢做,尤其敢于拍板!从他当处长起,每次到临湖来,我都热情地陪他。那时我新任开发区管委会的主任,跟他学了不少专业方面的学问,也在人情世故方面长了许多见识。

那天市纪委忽然通知开会,说有重要事项通报,结果一听会,是通报关于他的问题,说他被“双规”了。

他的问题,无非两个方面,一是金钱,二是情妇。

当时,我的心就像皮球一样,不知被谁猛地拍了一下,险些要跳出胸腔。

这些年,从报上和文件里,陆续听到过一些“腐败分子”被抓的消息,就是我们临湖,也几乎每年都有那么一两个干部被纪委或检察院带走。报纸上讲的“腐败分子”有“党员高级干部”,可那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也跟我没有任何关联。临湖被“揪出”的“腐败分子”中,基本上都是乡村一级的,偶尔有个别市局的副职被逮捕。有时这些人被“双规”或者被逮捕,事先还要市里班子开会、与分管领导通气。所以,他们中的部分人出事,我多半事先都会知道。起初,我觉得这些人真是智商低下、咎由自取,后来不知怎的,竟渐渐有了一些兔死狐悲的感伤。

儿子去美国留学,花了一大笔钱。可是那钱是一位开发商给垫付的,没动我自己一分一毫。妻子每年出国去看儿子一趟,在那里一住就是两三个月。她说,儿子什么时候回国就好了,她就用不着每年一次坐这么长时间飞机,在美国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整天闷在房间里给儿子当厨娘了。

儿子能回国敢情好,我也这么想。他回国的话,凭我这些年方方面面的交际,在省城给他弄个像样的工作,一点儿也不费力气。就是把他弄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也是办得到的。可要是凭他一个人在美国打拼,未必能比在国内混得强。

可是,凭我的预感,我觉得这个想法已经不太现实了。

如果有一天,我和那个副厅长一样……那该怎么办?

这样的情况未必会出现,毕竟我的未雨绸缪还是有效果的。现在,至少在临湖,我没有任何蛛丝马迹被人窥见,我的所有行踪都极其注意保密,我的高调只体现在工作上、镜头前;在私下,我信任我那些哥们儿,他们不可能把我的私生活的某些侧面抖落出去,那样对他们没有丝毫益处。

人都有两重性,这点我早就体会到了,从少年时期起,我对这方面就有了领悟。正因为领悟得早,所以我很善于利用人的这种弱点或者说是特点,来营造有利于自己的公共形象。

迄今,我的公众形象还是不错的,尽管在冯玉珍眼里,我的分值日渐降低,要是让她说真心话,她恐怕连及格分都不肯给我,可是,我不在乎这个,只要能在公众面前始终保持我的风度,在媒体上不断展示我的政绩,我这颗临湖市政治明星的光芒就不会黯淡,人们还是会看好我的仕途前景,就像他们一直以来的那样。

不过,意外的发生有时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一匹良马,有很强的实力,可是偶尔大意导致马失前蹄,就会葬送整个赛程。

我整理好自己的情绪,走出家门去上班。司机小赵把车子发动着在门口等。按照我的习惯,小车子面的空调开得凉凉的,我坐进车里,一语不发地把门带上,车子无声地启动,驶向市政府大楼。

从我的家到市政府大楼其实很近,不过五六分钟路程。小赵起初没说话,车子已经驶进政府大院了,他冒出一句:今天早上我出来的时候,看见纪委王书记的车朝临湖宾馆开去。

什么意思?

这个小赵,脑瓜子鬼精,他冒出这么一句话,想表达什么?

哦,明白了。王书记,王智清,从来不和我们这些政府的市长、副市长一样老是在外面陪客吃饭,除了上级纪委来了领导,或者外地纪委来人考察参观。

去临湖宾馆或者别的什么宾馆陪客人用早餐,这于我们是常年都有的事情,而于王智清,却是一年难得几回。

说实在的,市里这些领导其实都挺羡慕王智清的,羡慕他一直保持一副清瘦、挺拔的身材,更羡慕他极少陪客,能够超然于灯红酒绿之外。

我们这些领导,风光是风光,可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实负担也很重,其中最感到不堪重负的就是吃饭。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去极少的日子,每天都是迎来送往,杯盏交错,酒酣耳热,其中多半为了工作。招商、会议、接待……连轴转的饭局弄得人苦不堪言。记得有一位市里的官员说过这样的话:巴不得退休的时刻早点到来,那

时首先给自己庆祝一下，就是彻底摆脱了这些形形色色的饭局。

这老兄打着酒嗝说出的话，尽管完全不可当真，但也多少表达出了某种心情，就是对应接不暇的饭局的无奈。

说我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表现就在这里。小赵的话其实是有某种含义的，但他不敢明说，他想让我注意某个细节，可我偏偏忽略了它。无非就是王书记那条线上也来了客人，这样的情况尽管不多，也还是合乎常理的嘛。

我又不是惊弓之鸟，用不着像一些心理脆弱的人那样，连听见警笛的声音都会心惊胆战。我自己的小车也安装了警笛，遇到路上有人挡道就让司机打开警笛，一路呼啸行进呢！

我没有把王书记的车驶入临湖宾馆与自己面临的处境联系起来。

今天上午有一个重要的接待任务，一个台商代表团一早从省城过来，大概十点半之前赶到临湖。到时候我要会见，中午举办接待酒筵，我代表市政府主陪。下午市长会亲自出面和他们会谈，晚上他做东宴请，我同样要出席作陪。

在这之前，我要和外经贸局局长韩长海、城建局局长马志高去实地检查一个外资基建项目，对该项目建设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现场办公。而目前，有两个基建开工项目已经走完了审批程序，最后由我在报告上签字。

秘书小钱把一杯刚刚泡好的茶水端过来，然后把这两份报告递到我面前。

茶是西湖龙井，小钱知道我喝茶只爱喝龙井，每年市政府办公厅统一提供的茶叶他都不要，吩咐接待处派专人去杭州购买龙井茶——正宗的西湖龙井。这些年听说涨价涨得特别厉害，最贵的龙井已经卖到上万元一斤，我喝的茶价值多少，小钱并没有具体说，我也懒得问。一个堂堂的副市长，分管土地、城建、对外经贸这些工作，每年接触到的资金几十成百个亿，审批的资金也成百上千万，一万元，在我眼里简直不能算钱。我只要有茶喝，就行了。

进入工作状态，我的情绪很自然地转了过来。我这个人啊，生就一副劳碌命，不怕辛苦就怕清闲，一闲下来，心里就没有个着落；而一开始工作，就像打了吗啡，精气神立马回到了身上。

在那个号称高科技芯片企业的建设工地，我的身旁簇拥着韩长海、马志